

他低低的說了一聲：「你是不適合演戲的。」

我們都沈默下來。

每當我與翔在咖啡館聊天時，他總愛叫一瓶啤酒。吞雲吐霧之際，眼鏡片底下的一抹偏執、冷峻，總讓我想起一首歌：「醉過方知酒濃，愛過方知情重，你不會做我的詩，就如我不能做你的夢。」而我是喜歡酒的辛辣與苦澀的。可是面對翔，一股好奇就升上喉頭，是對酒高歌的豪情抑是舉杯銷愁更愁？這些疑問卻始終不屬於我們談話訊息的。自從接到分手那封信之後，這首歌就日夜侵擾我整個生活，今天沈默已達飽和點了。

「翔，我實在難以想像醉了的樣子」來自遐憶的聲音從我口中幽幽流瀉出來。

「學著喝一點酒，無妨。但要在家里喝，知道嗎？千萬不要輕易去嚐試醉酒的滋味。……如果曾經醉過，就不會再衝動的狂飲啦！」最後一句，翔似乎很語重心長的說出。

天逐漸暗下來，白日的混沌已褪去。一個預感閃過，今天一定能找到我心中的答案，這可由我們之間的默契獲得肯定的。

「女人一向不喜歡男人喜歡的男人」，翔用以往加給我一些嚴肅觀點的語調說出。

我別著頭，依舊想不出所以然。

翔接著說：「以前我太自信了，不曉得個中道理，所以雖曾自許是感情王國中的王子，卻從中得到痛不欲生的傷害。已經造成兩部悲劇了，我不能再鑄成另一次錯誤。」

捫氣的聆聽著，唯恐半句話從我耳際溜過。手底濕漉漉的，露氣可能重了一些罷！

「三年前我碰到一位很好的女孩，當時我才相信一見鍾情的說法，因為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儼然就是一個消失影子的賦形。可是就因她太像逝去的影子，所以記憶中的悲劇，就鮮明的跳動著不安。」

老天啊！這席話簡直不是我安分國度裏的情節，反倒符合我書堆裏的夢境呢！

光

明

倪廣茂

台上的老師正在口沫橫飛的講著今天的實驗過程，只見底下烏鴉鴉的一片都在埋首猛抄，「鈴……」急促的下課鈴聲，教室裏立刻顯得有些騷動，有人在看錶，有人在交頭接耳，但老師似乎不知情似的繼續講的，阿明心裏有些不快，暗暗的想連下課的時間都被剝奪了，這算那子的事，以前以為進了大學，進了醫學院，便是前途似錦，甚至計劃好好享受大學生活，郊遊、烤肉、舞會……等等，至今才知是「誤上賊船」，整天光是功課就壓的喘不過氣來，好不容易老師講完了，同學們都迅速的收拾好書本準備前往實驗室，老師突然又開口了：「今天使用的試劑有很強的腐蝕性與爆炸性，各位務必特別注意。」阿明心裏不「啞」了一聲，「老生常談」。

到了實驗室，他又吊兒郎當的穿上了實驗衣，領取了化學藥品，同組榮仔卻還在那裏仔細的看著實驗步驟，這個同村子長大的伙伴作事總慢吞吞的，阿明顯得有點不耐，只想把實驗早點作完，好回宿舍休息於是便粗手粗腳把各種化學藥品加在一起，突然又順手抄前榮仔前面一瓶試劑就往燒杯中倒，榮仔叫道：「危險！這樣會……」，話未說完，阿明手中的燒杯卻爆了開來，他慘叫一聲，雙手捂著眼睛在地上翻滾，榮仔顧不了被藥品濺到的手臂，跑到準備室找老師，立刻數位老師

「碰到我的女孩總扮演悲劇的角色，因為她們太真、太專情了，又不幸身為女人，怪不得算命先生說我有剋妻命。你是否能想像，當她所愛的人為了怕玷辱她的真情而從這世界消失時，該是多麼殘酷的事情。我也試著在她的身上尋找逝去的影子，然而我還是太狂妄，又太不了解女孩子細密的心思，無法讓女孩子握住實在是虛有的真實感，於是我又傷害了一個純真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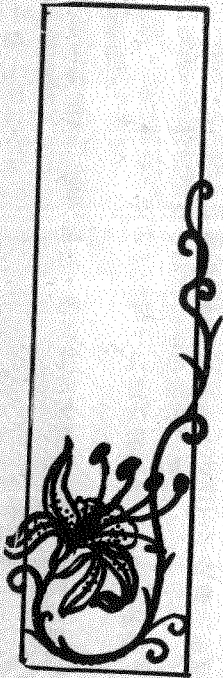
我不曉得這故事式的敘述，是否能為我所追求的那個虛幻感情補上註腳。然而有逐漸釋然的感覺倒是真的。

「妳可能不記得，有一次在宿舍樓梯口碰到妳，妳的神情又使那影子呈現出來，我已枯竭、麻木的感性隱隱竄動著。但是當我理智清醒時，我發覺不能再傷害妳。少女所渴望的應該是純然的彼此對待，這些卻是殘缺如我者所不能做到的，現在我也不知下一步該如何？」

我吞下喉頭的哽咽，不使眼淚掉下，其實在這樣的夜晚，翔也是看不見我流淚的。

「翔，你別想太多，其實我還太小，也根本不會是那個影子的。任何事物如果不想要佔有，又何所謂失呢？只要能把握相處時的那分契機，也就算得到了。」

我不曉得這是不是由衷之言，至少是當時的直覺傾吐，想起鄭愁子的詩「賦別，或許「書太厚了，本不該掀開扉頁，沙灘太長，本不該走出足印的。」這一切在多情的春天裏早已灑下錯誤的種子，獨留早熟苦澀的果子，讓我採摘。夏季最後一聲雷響揚起，是在召喚我這位感情的逃兵嗎？」



有的奔往實驗室，有的叫救護車，「嗚……」淒厲的聲音劃破了長空，在同學們的協助下，阿明被送往了醫院。

在二〇六號的急救室中，面色凝重的王大夫，旁邊站著阿明的爸爸——老張，正焦急的搓著雙手，等待著愛子的醒來，不久床上傳出了呻吟聲，眾人目光立刻都集中了過去，只見他雙手也包滿了紗布，眼睛的部位也蒙上了厚厚的一圈，阿明很想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雖然極力的想睜大眼睛，可是所見的仍然是漆黑一片，便用雙手往臉上摸，王大夫立刻抓住他的雙手說：「好好的休養一個星期，才能夠拆紗布。」「那我的眼睛會不會怎樣呢？」，可是王大夫卻沉默不語，老張卻立刻握著阿明的雙手說：「孩子，你一定會好的。」「爸爸，我對不起你。」「不要多說了，好好的休息吧。」，這時王大夫示意大家出去，然後老張迫



不及待的問道：「我的孩子究竟怎樣？」「這個沒有人敢保證，因為灼傷的太厲害，只怕眼角膜已經受到損害。」「無論如何拜托你一定要治好他，不管多少錢都無所謂。」「張先生，你放心這是我們的責任。」

這一個星期是阿明最難熬的日子，尤其不論大小事都要別人的幫忙，這對獨立性很強的他簡直難以忍受，同時心裏也盤算著出院後要特別謝謝班上的同學給予了他太多的協助，使得開計程車的父親能有較多的時間去賺錢來清償他的醫藥費，每次想到父親，他心中便有深深的愧疚，自從母親死了以後，一切都是父親到處辛苦奔波，他才有飯吃，才能進大學讀書，所以心裏下了一個深深的決定，出院一定要更努力用功，不再給父親添任何麻煩。

終於到了拆紗布的時間，大羣預備為他道賀的同學及同村子的鄉親們擠滿了病房，過了一會王大夫帶著器械擠過了重重人羣到了病床邊，由於大家的興奮誰也沒注意只有王大夫面色凝重，一層層的紗布被拿下來了，所有的目光立刻集中到阿明的雙眼，可是阿明卻毫無反應，過了一會，他說：「爲什麼還不把紗布全部拿下來。」這句話像一記重重的錘子敲在每個人心坎上，尤其老張更全身發抖卻不敢出任何聲音，這時王大夫叫了二名護士把阿明送到診療室預備作更詳細的檢查，他感覺出氣氛不對，雙手往眼上一摸並無紗布，還未來的及作任何反應時，護士已匆匆忙忙的把他送往診療室了，老張突然癱瘓似的倒了下去，幸好被衆人及時扶住，只見他淚流滿面，嘴裏喃喃的唸著：「孩子的媽，救救你的孩子，保佑你的孩子……」在場的人無不灑同情之淚，這時榮仔的父親走過來緊握著他的雙手說：「老張，你一定要堅強起來，你倒下了，孩子怎麼辦？難道你忘了大嫂臨死前的交待嗎？」聽完了這話，老張像打了強心劑重新挺直了身子，強忍著在眼眶中打轉的淚水，對他來說榮仔的父親像是汪洋中的一塊浮木，使自己免於沉沒，在大陸上二人便在同一村子中長大，一同報效國家，一同到台灣來，在這中間由於他倆親兄弟般的友情，彼此互相扶持，互相激勵，才能克服種種難關，也因此而使得兩人友情歷久而彌新。

遠遠的傳來阿明的哭聲夾雜著叫聲：「我不要當瞎子，讓我死掉算

在那裏恐怕都還不曉得，只希望能早日償還這人情債，又想到如果阿明的媽還在的話，至少他不必如此疲於奔命了。

日子不斷的過去，王大夫還未給他們任何消息，阿明還是那麼沉默，老張也弄不清兒子心裏想些什麼，這天他生意特別好，一直到深夜還不斷的有生意，好不容易送走了他最後一位客人，回程順便在攤子上買了一些滷味、豬腳、啤酒，準備和阿明吃一頓，回到家裏卻未看到兒子像往常一樣坐在客廳等他，突然他感覺阿明房間有些不對勁，急忙衝進去一看，阿明正要用菜刀砍自己的手腕，老張立刻奪下菜刀，阿明卻放聲大哭，喊著：「爸爸，讓我去找媽媽吧！」旁邊放著一張字條歪歪斜斜的寫著：「爸爸，原諒我不孝子，我真的不願再給你添任何麻煩了，我好想媽媽……」這時老張抱著兒子痛哭失聲：「孩子，你不能走，你走了，你媽絕不會原諒爸爸的。」……「你得答應不再作傻事了，否則爸爸便陪著你一起走。」「爸爸，我對不起你，我真的不會再這樣了。」在老張的看護下，阿明終於昏昏沉沉的睡了，可是他自已却思潮洶湧，一支煙接著一支煙不斷的抽著，終於他作了一個決定，再一星期若王大夫還未來消息，便自己捐一個眼角膜，雖然不能開車了，可是至少可找別的工作，阿明也可繼續讀書。

一星期很快的只到了最後一天，清晨三點鐘，父子倆還在夢中時，電話鈴卻不斷的響著，老張披著衣服接通了電話，「喂，張先生嗎？我是王大夫。」一聽到這話，老張登時清醒不少，「恭喜你們！我剛接到斯里藍卡國際眼庫的電話，他們已經答應捐贈眼角膜。」「真的？我不是在夢中吧？我要趕快告訴阿明。」「你等一等，另外我要告訴你明天上午要去機場接眼角膜。」「謝謝你了！王大夫你真是阿明的再生父母。」「不要謝我，應該謝謝贈眼角膜的人，反正一切明天再說吧。」掛上電話，老張正迫不及待的要告訴阿明時，卻看見他已站在門口了，而且神情顯得頗爲激動，父子二人緊緊的擁在一起，半天都說不出話來。

第二天一大早老張便趕到王大夫家門口等待，王大夫頗詫異的說：「飛機九點鐘才到呀！」「沒關係，我慢慢等。」「哈哈！你放心好了

了……」只見又多了兩名護士緊緊的抓著他，以免他從床上滾下來，老張衝了過去，抱著他喊：「不要怕，爸爸在這裏。」「爸爸，對不起，讓我死掉吧，我想去找媽媽。」「你不能丟下爸爸，你死了，爸爸怎麼辦？」此時父子兩人早哭成一團了，王大夫走過來暗示給阿明注射鎮靜劑，然後才漸漸的又睡下了，留下的只是滿臉的淚痕，老張用顫抖的聲音說：「難到我的孩子就這樣完了嗎？」「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換眼角膜，可是……」「大夫，不管多少錢，我都願拿出來。」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有沒有眼角膜可以換？「那眼角膜從那裏來呢？」「當然由死人捐贈是最好不過了。」「這……」「張先生，你可先帶孩子回家休養，一旦有眼角膜，我立刻通知你。」老張抓住王大夫的手說：「我把眼角膜給孩子。」王大夫突然楞住了，可是榮仔的父親卻說：「老張，咱們都是開計程車，你拿出眼角膜，以後你和阿明的生活怎麼辦，不如等一段時間，若有人捐贈，那不是兩全其美嗎？」「這位先生說的有道理，你先帶孩子回去，我保證俟有眼角膜，我立刻就通知你。」

回到了村子，鄉親們紛紛的過來探望他們父子倆，還帶了許多補品，老張忙不迭的道謝，阿明卻坐在一邊默默不語，在他那灼傷不成形的眼中不斷的流下淚水，老張簡直心如刀割，鄰居們也只有搖頭嘆氣，好長一段時間阿明不吃不喝，都是老張半哄半勸，甚至強迫下才略有所食，另外一件使他擔心的是家裏的儲蓄快用完了，他非出去開計程車不可，可是失明的兒子交給誰照顧呢？既無力花錢請人照顧，又不能帶著他一起工作，苦思之餘，榮仔的父親似乎穿了他的心事，便說：「你放心工作吧，我叫內人來看顧阿明。」「老弟，這……」「一切都不必說，別忘咱們如同親兄弟，我也有這個義務。」

第二天清晨，老張帶著他那更顯蒼老的步伐走向兒子身邊，「孩子，爸爸不能不去工作了，今天榮孀來照顧你，你得答應爸爸不給別人添麻煩，好嗎？」阿明只是默默的點頭，老張便匆匆忙忙的走了。

一天的工作，使老張很疲乏，可是想到阿明還在家裏便不由的加油門，一到家裏看到阿明好端端的坐在客廳，一顆心放了下來，又看到飯桌上擺著四菜一湯，心裏頗爲感動，要不是榮仔的父親，甚至今天自己

，眼角膜一定是阿明的。」八點鐘的鐘聲剛過，王大夫也穿好了衣服，坐上了老張的計程車，便往機場直奔而去，一路上王大夫還不斷的說慢慢來不用緊張，小小的計程車內充滿了喜氣。

手術開始到現在已經好幾個小時了，老張不是在踱方步，就是猛抽煙，王大夫終於出來了，只見他笑容滿面，便知道結果了，老張跑過去緊緊的握著王大夫的手來表達自己的謝意。

仍然是小小的病房，擠著許多同學，和許多同村子中的鄉親，唯一不同的是王大夫不再面色凝重，而是充滿笑意的臉，紗布慢慢取下後，阿明先是感到刺眼的強光，然後是模糊糊糊的人影，接著愈來愈清晰，看到了許多張面孔，然後抓住老張的手喊了聲「爸」，立刻同學們的歡呼聲爆了開來，大家都紛紛的擠到阿明床前向他道賀，突然他像想起了的一件事，向王大夫問：「捐眼角膜的人呢？我要謝謝他。」「你看不到他的，眼角膜由死人身上取下來而由錫蘭的國際眼庫捐贈的。」一時大家都議論紛紛，緊接著阿明又問：「那爲什麼我們自己沒有眼庫呢？」「因爲國人全屍的觀念作祟，其實眼角膜只不過是從死人身上取下的兩片膜狀物罷了。」這時室內的議論聲更大了，阿明用堅決的口氣說：「如果我死了，我可以把這兩片角膜再捐出來嗎？」「當然可以，這實在太好了。」老張、榮仔、榮仔的爸爸……等等都紛紛響應，王大夫看到這種場面禁不住的熱淚盈眶，然後迅速的掏出了上衣口袋裏的鋼筆，在志願書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